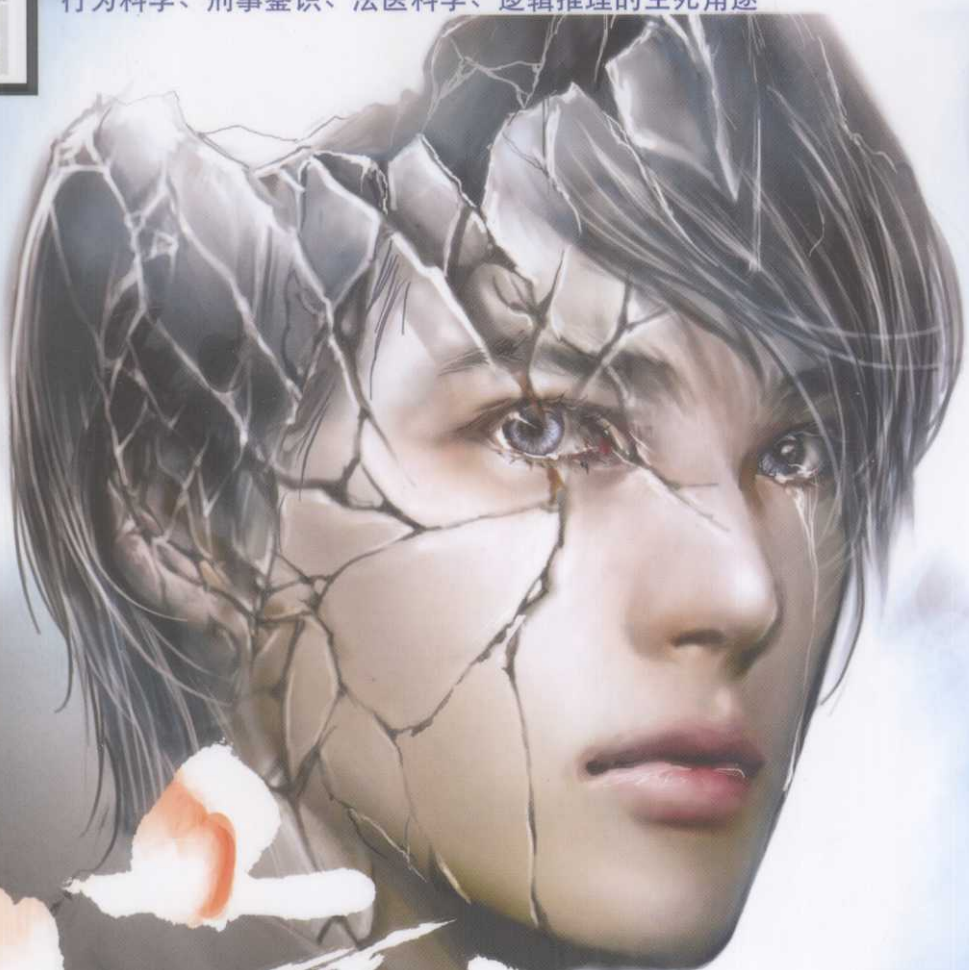


离奇
時代
呼延云推理系列

黑暗中，她摸到了那块骨头……

爱，因恨而至死不渝，刺空心腔方能握紧利刃！

行为科学、刑事鉴识、法医科学、逻辑推理的生死角逐



凶手

杀戮者与推理者
的顶级较量

呼延云◎著

本格派推理攀登巅峰之作

Shan Bian
Shaluzhe Yu Tuilizhe De Dingji Jiaoliang

惊天血案，掩盖了真正的诡计
变态杀手，不过是真凶的布局

河南文艺出版社



SHAN BIAN
SHALUZHHE YU TUILIZHE DE DINGJI JIAOLIANG



杀戮者与推理者 的顶级较量

呼延云◎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嬖变：杀戮者与推理者的顶级较量/呼延云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8

ISBN 978-7-80765-151-2

I. 嬖… II. 呼…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6362 号

上架建议：畅销/悬疑推理

嬖变：杀戮者与推理者的顶级较量

作 者：呼延云

责任编辑：张丽侠

出版发行：河南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 刷：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

字 数：310 千字

印 张：20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5-151-2

定 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言

XUYAN

她似闪电，刹那间裂变了我们的瞳孔：从爱伦·坡 1841 年发表《莫格街凶杀案》迄今，推理小说风靡世界，历 168 年而弥久不衰，惟独在中国，除了上个世纪初程小青先生的《霍桑探案集》，罕有建树。近年流行的一些挂名作品，够恐怖，够悬疑，但不是谜团一万巧合八千，就是凶手乃厉鬼冤魂，毫无逻辑可言。而《嬗变》在融入了法医、行为科学、刑事鉴识等多种刑侦领域的前卫元素的同时，坚定地将推理小说的本质——严密的逻辑性视为其骨、其心、其血、其脉，挑战智慧，无愧本格！

她如鲜血，凄美中包含着无限的隐喻：石头密室中奄奄一息的裸女，割乳，火柴盒，“温斯洛克”，Leonard Cohen 忧郁的吟唱，上流社会对“股掌”的奇异解释，游走在大都市中麻木不仁的群阉，血腥的犯罪和荒诞的动机，爱到“扶心自食”恨到“创痛酷烈”，铅一样沉重的阴霾，密布不散，直到最后才化为滂沱的大雨……在这个危机重重的时代，孰能免祸？孰能拯救？孰能逃脱命运重压下人格的畸变？难道最终的答案，只是封面那一滴不甘并不干着的泪水？

请翻开《嬗变》的第一页，开始一段惊心动魄的阅读之旅吧！不再默然无声无息的屠戮，不再忍受痛入肺腑的自戕，毕竟，我们还有推理——正如无数个深夜里，你反复拨拉着自己早已燃成灰烬的骨殖，寻找最后一点点希望的火光。

——本书编辑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骨头

一块未刮净的骨头，一口可怖的石头棺材，一只嗜血的野兽，
一个被残忍地割掉乳房的女子……当警方踏进地下室的那一刻，
谁也不会想到，这仅仅是一系列屠杀的开始。

015 第二章——刘思缈

专案组的第一次会议上，
刑事鉴识专家刘思缈仅仅用现场呕吐物中的几颗灰色沙砾，
就找出了受害者的真实身份。

027 第三章——白色布娃娃

在华文大学女生宿舍，
郭小芬发现陈丹的床上摆着一个雪白的大布娃娃，但骇人的是，
布娃娃的胸口部分被挖了一个又黑又圆的大窟窿，一如陈丹被害的惨况……

039 第四章——噩梦

自从走进椿树街果仁巷胡同的那栋四层灰楼以后，
郭小芬就噩梦不断：断掉脖子的女人，翻滚的血水，铁一样冰冷的墙，
一柄尖刀慢慢刺向她的胸口……一切仿佛是预兆，而她在梦中却无路可逃。

051 第五章——碎尸

通汇河北岸的一个土丘上发现了两只装有碎尸的黑色塑料袋。
刘思缈在犯罪现场展开了外科手术般的细致勘察，
她困惑不已的是，凶手为什么留下了第三趟足迹？

065 第六章——“中国的开膛手杰克”

一家英国报纸在评论文章中给凶手冠上的称号，
后来被认为是年度最热门的网络词汇之一——“中国的开膛手杰克”。

073 第七章——犯罪个性剖绘讲座

李三多听了林香茗的一场讲座后，立即决定任命他为新的专案组组长，林香茗提出条件：“这个专案组，成员必须是精英中的精英，由我来选择，我选谁，就是谁！”

087 第八章——“莱特小镇”里的鬼魅

夜探“莱特小镇”。郭小芬对地板上的碎玻璃进行仔细的查看后，扬言“我已经锁定了凶手的大致方位”。随后，专案组遭到了大群歹徒的围攻。

101 第九章——两个凶嫌

行为反映出个性。对6起命案的分析表明，存在着两个凶手：1号凶嫌是有组织力罪犯，而2号凶嫌是无组织力罪犯——专案组必须同时对付这两个恶魔。

115 第十章——人与兽

天堂夜总会里的一场殴斗。郭小芬把因为救人而受伤的呼延云带回了家，她觉得这个人好古怪好矛盾，像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

135 第十一章——浴血

为了侦破悬案，刘思缈把整整一袋鲜血倾倒在自己的头上，血液一下子将她乌黑的头发和雪白的面庞，染成一片淋漓的鲜红，红得异常恐怖！

151 第十二章——奇怪的30秒

有人夜闯仁济医院小白楼。郭小芬提出疑问：“歹徒拿着一把刀，目的明确、时间紧迫地来杀人，外面还有一个随时可能发现他的护工，而他居然在这个房间里整整站了30秒，却没有任何作为——这到底是为什么？！”

165 第十三章——大恐慌

又一起命案，整座城市陷入大恐慌，所有的人，无论男女，看别人的目光都是恐惧和凶残兼而有之：你是不是凶手？你是不是要杀我？我是不是可以为了防止你杀我而先杀了你？

181 第十四章——搜查贰号公馆

重重压力下，林香茗决定冒险，突击搜查贰号公馆，
只要能找到一段受害者有进无出的视频，就可以将徐诚缉拿归案。

203 第十五章——救命

被撤职的林香茗，在最后关头发现了 2 号凶嫌的真实面目。
杀戮在进行，他却必须在茫茫夜色中迅速缉捕杀戮者。
生死一线，最后一秒将决定——生存还是死亡！

219 第十六章——又一起凶案

深夜 12 点 31 分到 12 点 39 分，小白楼出现了 8 分钟的短暂空白期，
一个打扮成医生模样的人杀死了陈丹，监控摄像机里，他的身影像鬼一样一闪而过。

237 第十七章——郭小芬的华丽推理

就在郭小芬推理出 1 号凶嫌的真实身份之际，警方又收到了一个火柴盒：
里面有 5 根火柴，有 3 根是从头到尾烧烬的，
有 1 根是只烧了一半的，还有 1 根是没有烧的。

251 第十八章——《黑色星期天》

郭小芬被绑架，激怒了呼延云。他重新走访和案件相关的每一个人，
寻找那张失踪了的名叫《黑色星期天》的音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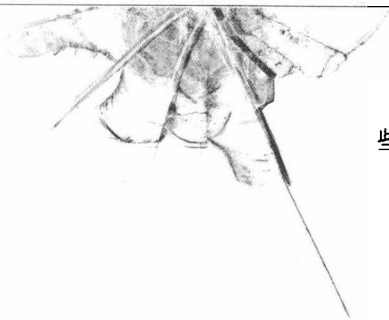
269 第十九章——蓝色的河流

一声枪响！王军倒在了地板上，眉心一个醒目的弹孔。
鲜血从他的脑袋下面汩汩地流出。林香茗回过头，
只见马笑中平抬右臂，手中一把枪，枪口尤在颤抖。

283 第二十章——嬗变

华贤桥上，呼延云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揭开了令人震惊的真相。
大雨滂沱，他毅然远去，只留下了一个背影。

第一章——骨头



黑暗中，她摸到了那块骨头。

冰冷的骨头上，有些发黏的东西，还有一些丝絮状的物体，像是……

她浑身发抖。

是血，和没有刮尽的肉……

我的天啊！

惨叫——她非常想，现在没有什么比惨叫更能表达她内心的巨大惊恐了！可是她又不该，如果把那个魔鬼招来……

我的天啊！

她扼住自己的喉咙，力气之大几乎把自己给掐死，这样，她才把惨叫的欲望生生地压回了起伏不定的胸腔……

她小声地啜泣起来。

黑暗中，她开始一点点地抚摩自己的身体，每一寸肌肤，像是母亲在抚慰受惊的孩子。是的，现在她不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妈妈，她多么想重新扑进妈妈的怀抱里，就像儿时碰到一条好大好大的毛虫似的。

“别怕，孩子……”

妈妈一定会这样温柔地安慰她的。

可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她怎么会那么轻易地答应和那个魔鬼上床？只是一起跳了个舞，喝了瓶红酒，他对她说：“有没有兴趣来点更刺激的？”她向他飞着媚眼：“刺激？你能给我多大的刺激？”

他笑得那么暧昧，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烁着女人般诱惑的光芒：“试试看喽。”

她一向觉得上床不过是一种带有强烈快感

的体育运动，她甚至数不清自己和多少个男人上过床了。有的，事后会给她扔下一些钱，有的，事后会趁她睡着，把她身上最后的一点钱拿走。

接着就是跟着他回了家——一般来说，带自己回家的男人都是给钱而不是拿钱的。

进门之后，他突然把她死死地抱住，按倒在了地上，在那一瞬间，一种奇怪的恐惧感浮上她的心头，因为她发现身体上面的这个男人的表情突然变得狰狞起来，露出了白森森的刀一般的牙！

她猛地闭上眼睛！就像每次看鬼片一样，每当最恐怖、最血腥的画面即将在屏幕上出现的刹那，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将眼睛紧紧闭上，攥着拳头，汗毛倒竖，血液冻僵似的凝固，冰冷的身体不停发抖，这是她恐惧时犹如甲虫伪死般的本能反应。

高潮的时候，男人发出了狼一般的嗥叫，凶残的声音像利爪，生生撕开了她的眼皮，那一刻，她看到他脖子上的血管贲张着，像要爆裂似的。

她吓坏了！

她从地上坐起，匆忙地将衣服一件件套在身体上，由于太紧张了，胸罩怎么也扣不上，索性那么挂在了丰满的胸脯上，就匆匆穿起外衫……

男人一直坐在地上微笑着看着她，像是猫在欣赏爪下拼命挣扎的耗子。

她站起来，甚至没有说“再见”就向门口冲去。

男人一动不动。

她拧动门把，太好了，只要一步，就可以跨出这该死的地方了！

她庆幸自己即将逃离之际，清晰地闻到了一股血腥气。

门没有打开——

怎么搞的？

她使劲拧动门把，“哐哐”地往里面拉，往外面推，可门就是打不开！

她急了，这门是坏了？

“操！”她骂着。

身后传来男人的狂笑。

她感到笑声像蜘蛛丝一样裹挟着自己，向一个深渊陷下去，陷下去……

醒来时，她在黑暗中，摸到了那块带血的骨头。

啜泣突然停止了。

抚摩自己身体的手也停了下来。

天啊，我竟然是赤裸的！

我到底是在哪里？

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妈的！我是我自己的，这丫凭什么把我囚禁起来？！

她愤怒地想站起来，但是脑袋立刻碰到了墙壁，坚硬的石头撞得她好疼！

她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被囚禁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中，仿佛是量身定做的石头棺材，躺着的身体稍微伸展一下都会遇到不可能破除的障碍。

她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了，下一口必须比上一口嘴巴张得更大，才能摄足维持生命的氧气。

“我要死了吗？”她绝望地想。

就在这时，她听见自己的脚部传来了“喀嚓喀嚓”的一声响，什么东西被打开了。

她汗毛都竖了起来，本能地把脚往里蜷了蜷，然而却再也没有声息了。

可是她的恐惧感却越来越大，因为她的脚掌清晰地感受到了一股凉飕飕的东西，显然是“石棺材”打开了一个口子，但口子外面，却是她无论如何也不敢试探的未知。

死一样的寂静。

她瑟瑟发抖，一声不吭，甚至连呼吸都屏住了。

初二那年，一个深夜，喝醉了酒的继父闯进房间，夺走了她的贞操。从那以后，他经常三更半夜摸到她的床上……如果她反抗，就会遭到劈头盖脸的殴打！有一段时间，她真的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经常值夜班的妈妈问起来，她就说是考试成绩不好被继父教训的，她不敢告诉妈妈真相，否则——继父说过，要把她和妈妈一起杀死。

直到那一天……

她不想回忆，永远永远不想再回忆起的那一天，此刻，在这死寂的黑暗中，却那样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天，深夜，当继父再次摸到她的床上时，她死死抓住被角，流着泪水哀求他放过她，继父开始扇她的耳光，她抵抗了，没用，被子再次被扒开，熊爪一样的手，粗野地在她的身体上磨搓着。

突然，门口响起一声愤怒而绝望的哀号，就像觅食回来的母狼，看到崽子被豺狗叼住了脖子。

是妈妈。

她滚到床下面，听着外面的撕打和哀号，不停地哭……

突然，一切都沉寂了下来，死一般的沉寂——就像现在一样。

她蜷缩在床下，黑暗中，一点声音都不敢出，任泪水一串串地滚落面颊。

好久好久，她听见继父粗野的喘息声——

呼哧呼哧！呼哧呼哧！

“小宝贝，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好好地玩一玩了……”

她被从床下拖出的一刻，看到了喷溅在暖气片上的乌黑的血，妈妈歪着脑袋，躺在暖气片下面，黑暗中，眼睛瞪得又圆又大。

现在，此刻，黑暗比那时更深，更浓……还有，妈妈瞪得又圆又大的一双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她感到自己再也承受不住这死寂了，于是，轻轻地把蜷起的脚往外探了探……

“啊！”

只有极度的恐惧，才能发出如此凄厉的尖叫，因为，一双手仿佛从坟墓里突然伸出一只，死死攥住了她的脚腕子！

兔子被鹰捉住了！

她大叫着，撕心裂肺地大叫着，两条雪白的大腿像被吊死的人一样蹬着，踹着！

但是毫无用处，叫声撞在厚重而狭隘的墙壁上，反射回来，震得她耳鼓生疼，却传不到石头棺材外面。那双攥住她脚腕子的手，仿佛是脚镣一样紧紧箍着。

野兽在外面，黑暗中双眼放出淡绿色的光芒，白森森的牙齿轻轻地齧着。

好像在笑——为了猎物无用的挣扎——微笑。

很快，猎物耗尽了最后一点体力，渐渐停止了挣扎，她终于明白，野兽太高明了，让她把所有力气都消耗在这石头棺材里，而对他却毫无伤害。

然后，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一点点拖出石头棺材，仿佛是一头死掉的猪。

“砰”！

她的头出了棺材口，撞在了地面上，她轻轻呻吟了一声。

野兽把她的腿用铁丝捆绑住，然后又翻过她的身体，用铁丝反缚住了她的双手。

她竟连一点反抗也没有。

野兽满意地拍拍她的屁股，就像是屠宰之前先掂量一下哪块肉更加丰满。

“你放了我吧……”

猎物的喃喃声，倒把野兽吓了一跳，他翻转回她的身体，打开电筒，照着她死一样惨白的、满是泪水的脸。

“嘻”，野兽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要回家，我想我妈妈，求求你，放我回去吧，我想我妈妈……”

野兽点点头。

她以为自己的哀求起效果了。

然后，她看到了一枚刀片。

刀片被拈在野兽的两根指头中间，他欣赏地看着刀刃上的寒光，眯着眼又看了看她，然后慢慢地蹲在了她的身前，把电筒放在地上。

他要干什么？

他用一块布堵住了她的嘴，伸出手，一把攥住了她右边的乳房。

刀刃刺开皮肤，血水和体液一下子涌了出来，顺着刀片的下端流淌到地上。

巨大的疼痛使她的眼珠都要瞪爆了，被堵住的嘴里发出惨痛的呜呜声！

猎物挣扎得太厉害了……血越涌越多，野兽皱了皱眉头，用力把刀片横向一拉——

嚓的一声。

整个乳房被完整地切了下来，与胸大肌竟还有絮状的血丝牵连着……

“呜——”!!!

女人的喉腔里发出最后的惨叫。

什么声音从上面传来——有点像脚步声，一串，十分急促。

野兽愣了一愣，面带着早已经料知一切的微笑，从容地将那只乳房装在一个透明塑料袋里，然后将昏死的女人的手骨一一折断，并从兜里掏出一罐液体，灌在猎物的嘴里。

最后，他把一个东西扔在地上，缓缓地离去。

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辆救护车里，鼻子和嘴都罩在氧气罩里，颈部

车停下了，等候在外面的医护人员迅速将受害者抬进手术室，实施进一步的救治。

他一直跟到手术室门口，她在被抬进门的一瞬间，被泪水泡得发肿的眼睛，还湿漉漉地望着他。

他使劲地点了点头，仿佛做出了承诺。

手机响了，接听。

“香茗！你赶快回来，我顶不住记者们了！”电话里传来市局新闻处处长李弥焦急的声音。

“哦……”他茫然地答应着，眼睛却一刻不离地盯着手术室的大门。

久久地，才转身走掉。

乌云密布。市公安局的大院里，树影铺陈出一片密匝匝的阴暗，一路走过去，无论比他年长还是年轻的警察，大多都向他敬礼。

虽然他今年才26岁。虽然他的职位并不是很高。

但是。

他慢慢走进局里的新闻发布厅，躲在一个角落里。包围着新闻处处长李弥的记者们没有看到他，还在向已经焦头烂额的李弥不断提问。

站在李弥不远处的一个极其美艳，但面容冷若冰霜的女警官看见了他，伸手一指：“你们要找的人是不是他？”

记者们齐刷刷地回过头，然后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喜的轻呼，蜂拥而上，险些把他撞倒，闪光灯在顷刻间亮成一片。

他狠狠盯了那个美貌而冷漠的女警官一眼。

“林队，请您详细谈一下这起案件的侦破经过！”

“林队，您的行为科学再次创造了奇迹，是吗？”

“那个女孩有没有生命危险？”

“听说歹徒的手段极其残忍，是吗？”

他保持缄默。

“请问，这会不会将是一系列凶杀案的开始？”

他身子一震。

目光所及，果然是她——《法制时报》的记者郭小芬。

郭小芬，容貌娇媚，眉眼像极了伊能静，面庞白里透粉，披肩的卷发像乌云一样，24岁，却已经独立报道过多起震惊全国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她的写作风格独特，对案件一面跟踪报道最新进展，一面进行自己的推理，有几次居然给侦破带来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因而在刑警中享有公主般的礼遇，所以她的消息也比大多数同行“灵通”得多。

“系列凶杀案”这个词从她的口中吐出，绝不会是空穴来风，许多记者瞪圆了眼睛。

“绝对没有这回事！”林香茗冷冷地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

许多记者“唰”地又把目光转向了郭小芬。

郭小芬看着林香茗，嘴角那一抹可爱兼调皮的微笑，表明她洞悉一切，“什么也别想瞒住我”。

好不容易打发走了记者，林香茗登上6楼，来到局长办公室的门口，敲敲门，走了进去。

套间。外间极大，几个分局的头儿正和局长秘书周瑾晨闲磕牙，等待局长接见。林香茗一走进来，包括周秘书在内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和他打招呼。

“局长在忙？”他轻声问周秘书。

周瑾晨朝着里间的门做了个“请进”的手势——全局上下，大概只有林香茗有这个特权。“今后他来找我，无论我在忙什么，无论我有多忙，都不得阻拦，可以直接‘闯宫’。”这可是局长亲口下过的“圣谕”。

林香茗刚要敲门，门却自己开了，一个膀大腰圆、斧子一样粗犷的脸上有一道刀痕般的伤疤的人，气冲冲地走了出来，与林香茗正待擦肩而过，却又刹步，转身，故做惊诧：“哦，原来是您啊，我该称呼您什么？刑侦王子，FBI培训出的超级新星，还是——局长大人的新宠？”

林香茗漠然地看着对方——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一处副处长杜建平，感觉有点陌生。

“看来，您不屑于和我说话。这是当然，您是用英文说话的，听不懂我这满口的土话，啧啧，对不起对不起！”杜建平冷笑着，大步离开了局长办公室的外间。

刑警这工作，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也是刀口上舔血的活儿，成天跟各种亡命徒打交道，生死一线，脾气都不好，案子“梗阻”了，烦躁时吵嘴打架是常事，但案子破了，流着热泪碰一杯，第二天还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像眼下这样，当面讽刺挖苦，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各个分局的头儿——以及周秘书都目瞪口呆地看完这一幕，有些人的脸上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诡异之笑。

那个女孩不停地流着泪……林香茗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慢慢走进了里间。

市公安局局长许瑞龙正在批阅一份由公安部转来的文件，头也不抬：

“小林?”

“是!”林香茗敬了个礼。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许瑞龙放下笔,抬起头,脸上挂着一丝略带烦躁的疲惫。

今年59岁、却已经满头白发的许瑞龙,大概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警龄比年龄还要大的人。他出生于1948年,民国时的警察,吃空额是习以为常的事,比如有80人,上报100人,那“虚拟”的20人的薪水自然就被主管侵吞。许瑞龙的父亲——当时被称为京津第一名捕的许天祥时任侦缉队总队长,也不能免俗,在儿子没有出生前,就把他的名字填在了警员花名册上……

“在现场,我们除了解救受害人以外,还发现了一根骨头,初步推断,应该是人的大腿骨,也就是说,罪犯在绑架、凌虐受害人之前,已经先杀害了一人,但由于缺少其他的残肢,失踪人口调查科表示一时还很难确认死者究竟是谁。”林香茗出言十分谨慎,“从遗留在现场的火柴盒看,罪犯很可能还在酝酿着新的犯罪行为……”

“火柴盒?”许瑞龙困惑地嘟囔了一句,从椅子上站起,慢慢地踱到窗边,凝望着城市夜晚的灯火。

作为市公安局局长,每天他要处理大量的公务,不可能关注每一起命案,但对林香茗不一样,哪怕他在早市抓住了一个拎包的贼,许瑞龙也必定要亲自过问,个中原因,刚才杜建平和自己争执时,一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你不是就想在刑侦总队外,另起一个山头吗?!”

对,必须另起一个山头!许瑞龙对此态度坚决。他自己就是从刑侦岗位上一点点爬上来的,对中国警察普遍采取的命案侦破方式,他太了解了,已经进入21世纪了,依然是摸排、指纹足迹、车轮战审讯……被任命为局长之后,他到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三个集中了世界最顶级刑侦专家的国家访问时,一次次感受到巨大的差距。

“光身搜查……就是让犯人脱光了之后进行搜查吧?”和他一起访问的杜建平,在位于维吉尼亚州匡蒂科(Quantico)市的“联邦调查局学院”观摩FBI探员模拟进行犯罪现场调查时忽然发问。

许瑞龙永远也忘不了美国同行爆发的大笑。

他就是在那里遇到林香茗的。

“中国警官大学结业?”他看着他的履历,惊讶地问,“怎么?你没有拿到

毕业证？那你怎么会到美国留学？”

“我是自费来留学的。”林香茗说，“我计算机考试不及格，所以没有拿到毕业证……”

“但是这上面还写着，你大学时代就已经考取了微软高级工程师的证书啊。”许瑞龙糊涂了。

“咱们大学计算机考试考的那些，大多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东西，已经毫无实用价值，我实在是懒得背。”林香茗说。

“老兄，你想见的是 FBI 犯罪侦探中的青年才俊，这可是我的学生中最出色的一个。”世界顶级犯罪行为剖析专家 John Douglas，拍着许瑞龙的肩膀，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想找个有毕业证的，我建议你回国去找。”

那天晚上，许瑞龙坐在宾馆的房间里，把那本砖头厚的林香茗在 FBI 几年的破案记录读了又读，原本酴酴的红茶硬是冲成了白水。

一夜未眠的结果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 FBI 模拟训练中心的靶场，找到了正用史密斯手枪练习射击的林香茗。

“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回国，当我的部下？”

林香茗有点发呆，搔着脑袋说：“我……我得跟老师商量一下。”

原本以为 John Douglas 会一口回绝许瑞龙的“挖墙角”，谁知他沉思片刻后就对林香茗说：“你，跟许局长回国。”

连许瑞龙都惊讶，更不用说林香茗了。

于是，回国的飞机上，考察团中多了一个人：“老师说，如果中国大陆的警方在刑侦技术——更重要的是理念上，不能加快更新，那么随着犯罪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出现大范围的治安失控状态，这对全球安全环境将是极端不利的……”

“林先生，这么说您跟我们同机回国，是拯救中国、拯救地球来的？”杜建平在旁边突然发问，“我还是搞不懂，光身搜查是不是就是让犯人光着屁股给我们搜啊？”

除了许瑞龙，考察团中的所有人都出气一样大笑。

回国后，许瑞龙起初把林香茗安排在秘书处，名义上归周瑾晨管，其实是局长直辖，负责全市重大恶性犯罪案件的案卷复核工作，令人震惊的是，仅仅看看材料，林香茗就推翻了好几起刑侦总队已结案的案件。

然后就成立了“行为科学小组”，专门接手那些“梗阻”了的案子。局里有人开玩笑，说这一招是仿照雍正，在上书房外成立了个军机处，按